



数字化过年

祁建

数字化的时代，年俗也正在越来越数字化。在网上，你甚至可以包虚拟的饺子、放虚拟的鞭炮，你能想到的事情网上基本都能实现。传统的春节与现代的科技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网络为春节增添了一种新的活力，一个新的内容。

“每逢春节，最先给家乡带来欢乐气氛的便是武强年画。年画在这里铺天盖地，争奇斗妍，直至每一个村子里每一户有购买力的人家对年画的需求达到饱和为止。少了年画，这些黄土高原的年节，会变得多么耐和凋零。”这是著名作家铁凝对儿时春节的回忆。

最早的年画可以追溯到汉代，千百年来，年画一直是旧历春节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年画与年，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农耕社会中尤为重视年的意义，作为张扬生活理想并可视的年画便必不可少。年画行家也将旧时年画形容为“贴在墙上的电视机”，因为长期以来，年画不仅仅是起装饰喜庆的作用，更多时候，它是人们获取知识、信息和娱乐生活的一种媒介。

这种“贴在墙上的电视机”一直度过了千年之久的辉煌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年画经历了这个世纪初最后的鼎盛时代，然后迅速走向衰亡期。也许是巧合，从这个时候开始，真正的电视机开始普及，电视远比年画富有多娱乐和教化功能，因此人们很快接受了它，并越来越喜欢它。

将春节和电视能够直接联系起来的春节联欢晚会。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推出了春节联欢晚会，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大家像接受年夜饭一样接受了这个新生事物。此后20多年来，“春晚”每年一次，尽管人们对它的议论越来越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春晚”仍是大多数老百姓除夕夜不可或缺的一道“大餐”。以至于有专家说，“春晚”似乎成为了春节的一个新的年俗。

年画的衰落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电视节目比它有更强的吸引力，每到春节，全家人团团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春晚”，精彩时大家一起笑，不合口味时可以一起批评。“春晚”成了一种载体，承载了全家团圆时那份浓浓的亲情。

爷爷奶奶们常会向孙子讲一些过去的事情，尤其会津津有味地回忆起自己小时候过春节的情景。大年初一穿新衣服，拜年讨压岁钱。一直到正月十六，年才算过完。而现在的孩子们对这些年俗有的似懂非懂，有的根本没有经历过。和他们的孙子一样长于“E时代”的同龄人，很多事情在网络上就完成了。科技使得年俗有了新的载体，年俗从现实中转移到了虚拟的网络中。

20多年前，拉着父亲的手，从家里一直走到年货市场，挤进了人山人海的人群中。置办年货，是中国人过年的第一件大事。在那个时候，中国各地的腊月市场，都是一派喧嚣热闹的局面。

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坐在电脑前上了一家购物网站，发现了我需要的所有东西：大米、花生油、速冻水饺等等，货到付款，不需要支付送货费用。网上购物失去了实地购买的许多乐趣，但有失必然有得，网上年货品种丰富，有的还是本地市场上没有的，最满意的是在网上购物使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

拜年的方式也在改变。许多人还记得小时候被父母带着，走家串户，“恭喜发财，红包拿来”。但是，随着时代步伐的加快，所有亲戚朋友聚集在一个小范围面积已经成为不可能。网络正好弥补了这种空间距离上的遗憾。

视频拜年、播客拜年、电子邮件和贺卡拜年、短信彩信拜年、博客拜年、微信拜年，多种多样的网络拜年方式使远在天边的人变得近在咫尺，你可以看到他的样子，也可以听到他的声音。通过网络传达彼此的思念和问候，即使在10年前，这种事情还是想都不敢想的。



“草木知春秋”。其实，草木也知年。

小时候，除夕那天的晚上，总是很冷：可妈妈却总是雷打不动地拉着我，给我所能看到、感知到的草木们过个“年”。我非常诧异，给无知无觉、不言不语的草木过年，简直是天方夜谭、异想天开了！可是我拗不过妈妈的认真与坚持，虔诚与期盼，就一年一年地坚持了下来。

妈妈不光是给我们家的树逐一贴上“向阳花木”、“风调雨顺”的红春联，还给村前的那棵公家的老槐树也贴上。妈妈没有文化，春联那可是她用珍贵的鸡蛋和滋养人的小米、谷子换来的。妈妈一边轻轻地用榆树皮一样粗糙的手抚摸着它们沧桑、虬曲的树干，一边轻轻地贴在上面。妈妈一句句地教我：“来年大吉大利，来年风调雨顺！”红红的春联如同燃烧的火炬、红红的灯笼，映红了妈妈古铜色的脸庞、虔诚的目光，更照亮

了我懵懂的心灵。“它们能听到吗？”我小声嘀咕。妈妈敛起笑容，严肃而坚定地对我说：“孩子，能听到，只要心到了，它们就能听到！”妈妈拍拍春联说：“孩子，你听到了，妈妈自己听到了，就行了。妈妈希望你像他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更希望你能像它们一样，即使别人对你没有多大的好处，你也一年年为他人遮风挡雨、开花吐绿！”一棵棵树木仿佛听到了，也听懂了妈妈的话，安详、静美地站立村头，守望着村庄。

妈妈从粪筐里用小锄子把家里过年积攒的牛、马粪和鸡、鱼的内脏、鸡蛋壳等东西，挖一个个小坑，大小均匀地放进去。我好奇地问：“这么多的树，这么大的地



迎接春节

杨 鸥

春节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当它临近的时候，亿万中国人的心都被吸附。盼着回家，盼着过年，所有人心中的期盼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平凡的日子有了格外明媚的色彩。

早早地准备年货，数着倒计时日子，有一个专为春节起的名词叫“春运”，春运开始繁忙，运送回家过年的归心似箭的人们。

春节总是和红红火火联系在一起，只有红红火火才足以表达人们心中那种浓烈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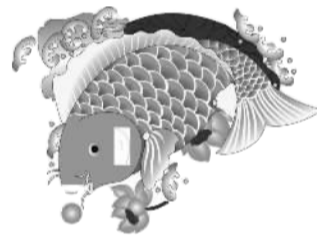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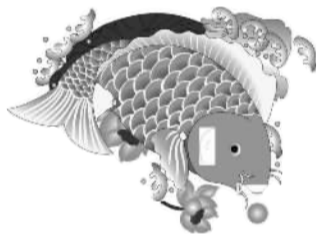
一年一度，有这样一个日子，一家人从四面八方赶回来，团聚在一起，释放最浓烈的亲情。屋外天寒地冻，屋内暖

意融融。男女老幼，不管地位高下，不管是富是穷，这一刻都被温暖的亲情所包围，所融化。万家灯火烘托的是同一种旋律，凡尘的情感惊天动地。

岁岁年年，一代一代，过年的形式也许有变，不变的是情怀，几千年中华文化积淀下来的那份情感已经渗透在我们的血脉里。

站在新年的门槛上，辞旧迎新，收住匆匆行走的脚步，定一心神，体会什么是最可珍惜和宝贵的。用最红火的热情，最璀璨的燃烧，最震撼的声响，让生命之花绚烂地绽放一次。

然后看见春天向我们走来。



年鼓

王忠范

深山里大年初一的早晨，天空飘闪着鹿奶般的白云，金子一样的阳光把雪山冰河涂抹得闪光透亮。鄂温克民族村的人们穿着新袍子新皮靴，挎系红绸的鼓棒和“塔仁”吉祥彩巾，一伙又一伙地来到老神树下。大人们说说笑笑，拜年问好，都是满面春风的样子。孩子们唱着歌相互追赶追赶，快乐得像一群撒欢的梅花鹿。

300多岁的老神树在冰雪中傲然站立，枝条上挂满了红黄蓝绿的吉祥彩绸，鲜艳好看。戴一顶狗头皮帽的鼓手库克爷爷让人把那面大红鼓置放在老神树的正南面，他抓起系红绸的鼓棒郑重地站在鼓的前头。这面鼓是祖传的，鼓帮四周刻绘着犴、鹿和山纹、水纹、云纹、树纹，尤显古老而神圣。孩子们学着大人的样子，面向朝阳，静静地等待年鼓的声音。

咚咚……咚咚……咚咚咚……

库克爷爷播响了年鼓，鼓声激越、高亢、明快，撞响了远远近近的大山。孩子们跟大人排列在一起，踩着鼓点，从左至右绕着老神树走三圈，投下奶干、奶糖、奶酪、奶油等食品，虔诚地祝愿与祝福。这以后，所有的孩子都拿起早就准备好的柳枝，高高举过头顶，上下挥动，喊着“门根（好样的），门根！”大山里最先绿的是柳枝，挥动柳枝就是表示不顾一切地报春，大家都是好样的。

咚咚，咚咚，咚咚咚……鼓棒起起落落，鼓声连续不断地响亮。那节奏忽快忽缓，花点忽松忽紧，音律忽轻忽重，酣畅淋漓，充满神韵。库克爷爷一声大喊：“欢跳迎春！”大人小孩便纷纷下场，跳起民族舞蹈。两人一组，相互对跳，心情如烧开的鹿奶那样甜润滚烫。人们上身前倾，双手扶膝，头和肩使劲晃动，不时发出“吼莫、吼莫”的声音。围观者尽情高歌，伴唱不停：扎嘿扎，扎嘿扎，过年了，春来了……

突然，年鼓一声比一声热烈、豪迈。这时候，男女老少手拉手肩挨肩地排成队列，伴随鼓声开始走五彩路了。五彩路是条新路，在阳光和雪色的映照下，显得那样平直、宽阔、多彩。人们仿佛与春天走在一起，目光望出很远，脚步声涌动着和谐的力量。大家不约而同地唱那古老的年歌，曲调明快清丽，婉转悠扬，一派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景象。鄂温克民族村的春天就是在年鼓声中从这条路开始的。

年鼓始终呐喊着呼唤着，声音留在一个民族的心里。咚咚……咚咚……咚咚咚……

草木也知年

周建道



方，这一点点，有用吗？”妈妈说：“沙子多了能堆成塔，水滴多了汇成海，再小的力量也是支持，再小的关心也是温暖呵！”妈妈还说：“心尽到了就行了，至于能不能有用，能起到多大的用，那就不是妈妈所能决定的了！人有命，草木也是一条命，命与命都是平等的，你尊重了其他的命，其他的命也尊重你！”

做好这些，我总算长长出了一口气：这下，妈妈该让我回到那个温暖如春的家，放我最喜欢的鞭炮了，吃最美味可口的饺子了吧！“等一等，孩子，还有庄稼、青菜呢。它们也是宝，是咱庄稼人的眼珠子、心尖子、命根子！”妈妈一边说，一边从筐里的最底部

抓出了草木灰。草木灰顺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和清冷清冷的寒风，一缕缕、一点点地落在了地上，也落在我的心里。

让我欣喜，而且惊异的是：那些过了“年”的庄稼、果木，总是花儿开得特别大、花期特别长、果实特别甜。“庄稼是会用嘴报恩，是用心感恩，用花、果、种子图报！”妈妈说：“当然，那得你是个有心人，用心才能听到！”

当我、姐妹、伙伴以及家乡广袤大地上那些有名、无名的草木，迎着新春的阳光，蘸着新春的福气，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地孕育、生长、拔节、抽穗和收成：我们感恩妈妈含辛茹苦、呕心沥血的教育和教诲，更感恩妈妈朴实无华、言传身教的哺育与滋养。

草木也感恩，草木也知年，这是真的，千真万确的！



红红火火过大年

梦 凌（泰国）

记忆中的春节

在记忆里，春节过年是件令人兴奋的事儿，因为过年了，终于可以添新衣，又可以有红包。

在记忆里过年从来都是大人的事儿，我们做孩子的偶尔的能帮上一点忙，父母亲总会称赞几句，那些赞言令人兴奋，仿佛自己又长大了一点点，唯见父母亲前后忙碌，张罗准备年货，但也就是那种忙碌，让我们感到特别高兴，鸡鸭鹅、猪肉、腊肉、水果等，比平时丰富多了。

前几天收到广州表姐的微信，提前给我拜早年，并留言有空回广州庆祝新年，还可以陪我到农村体验红红火火的中国新年。表姐的微信勾起了我的回忆。小时候我在中国留学，住在广州越秀区一个机关大院。记忆最深的是春节期间，是大院里木棉花开得最美的时候，我喜欢和大院里年纪相仿的伙伴们在木棉树下玩耍，扮家家，忘记回家的时间，然后会在姑姑叫喊中跑回家。姑姑总喜欢教训我：过了年又长一岁，总得做个乖巧的女孩。老革命军人出身的姑姑总会操着洪亮的声音说：别把孩子吓着。姑姑总会顶咕丈几句，然后为我梳洗打扮，编小辫子，换上新衣，带着一袋桔子到院左的右舍拜年去，大院里的大爷大姨婆婆们总是喜欢摸着我的头并给予温馨的祝福。

后来我回到了泰国，每到春节总会给姑姑去电贺年。

每到春节，总会想起广州，广州的木棉花，机关大院，还有姑姑的咳嗽声，还有姑姑的疼爱，过年的新衣，那是童年中幸福的春节！

红灯笼，高高挂

接到母亲的电话我放下了手上的工作，母亲要求我开车到唐人街买年货。

在春节这个辞旧迎新的重要节日里，唐人街作为华人和华人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依然不可或缺。这几年来，春节，早已超越了唐人街，而且泰国全国凡是有人华人的地区都在庆祝春节。

母亲在一旁嘀咕，车子为什么这么堵？啥时候才会到呢？

我喜欢跟母亲顶几句，大商场也可以买到年货的。

母亲气嘟嘟地说：你什么都不懂吗？亏你还是身为母的人。年货有什么，你记住的有哪些？

这是母亲的思想，我相信有很多人的意识跟母亲一样，唐人街的商品才是正宗的中国货。

泰国华侨华人以潮汕人居多，其次是客家人和福建人。每到春节，华侨华人都会到唐人街办年货，汽车很难挤进去，从街头到街尾平时只需几分钟的车程，我和母亲却用了40几分钟。春节到来的前几日，曼谷市政府贴布告唐人街不允许任何车辆经过，这里成为真正的步行街。从中国广东潮汕地区进口的水果、蔬菜、甜品、柑桔、香菇、针菜、莲藕，还有本地的鸡鸭、海参、鱼翅、燕窝等，是热门货；还有红色大灯笼以及显眼的中国字“恭贺新禧”横幅高高地挂着，年画也贴了出来，一片喜气洋洋。各个中国传统的店铺里买年货的人络绎不绝，大街小巷更是播放着传统的新年歌曲。

唐人街的灯笼摊点，洋溢着浓浓的年味。红红圆圆的大灯笼将整个唐人街汇成红色的海洋，灯笼生意特别火旺，正如一位买灯笼的大妈说：羊年沾福气，祥云漫天舞！

过年挂灯笼是个约定俗成的传统，目的就是图个新意，快乐和吉祥，灯笼一挂，人们的希望也就挂了起来，希望和红灯笼一样，看着红灯笼，人们的心中也红艳了，亮堂了。唐人街红灯笼挂出了一种喜庆气氛，也点亮了祥瑞的希冀。这几年，唐人街甚至居民住宅小区到处挂满的大小小红灯笼，看上去像群星璀璨，红红艳艳让人们感受到了浓烈的过年气息，无数的大灯笼小灯笼给人们带来了吉祥，点亮了人们心中红红火火的生活。

